

百花山庙会

任正通

百花山寺庙每年都有庙会，每到春天，新芽初放，丁香花正开。山下该种的土地基本都已经种完，小苗还未全部长齐，庄稼人可以清闲一刻。而这一刻正是百花山庙会的日子。

庙会的前几天，就有各村管事的人提前上山安排和筹备花会事宜，每年阴历5月17日是过会的日子，18日是信众进香的日子，各村的花会由各自的“香头（组织花会的负责人）带领”，每天天不亮就到场。

当年，山前山后几十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一齐来赶庙会。山后黄塔、黄安、塔河、龙王、梁家铺、张家铺、田寺等村庄有播子会；山前莲花庵、史家营、秋林铺三个村，每个村就有六个不同的花会。

在庙会的日子，各村上庙的队伍前面都有两人抬的直径3尺多的大铜锣开道，后面是一根长约两丈的高杆，上挑一横杆，横杆上挂有一面大旗，旗上有威武雄壮的双狮绣像，也叫灵官大旗。大旗后面是12面一丈多高的彩色大旗，旗分青红蓝白黄绿各色，分别绣有龙凤和佛教图像，紧接着是抬着老娘娘的銮驾，銮驾两边有黄罗伞护驾，后面跟着一队年轻会众手持三角黄布小旗，踩着步点，唱着经歌；再后面依次是狮子会、法器会、吵子会、音乐会、中幡会。最后是大鼓会，十二面直径3尺的红色大鼓，敲起来震天动地，声传山外。据说百花山上敲鼓，远在百里以外的涿州塔上都能听见。花会最后面也是一根高杆挑一横杆，横杆旗上绣有“坐户爷”的画像，其他村里还有坛子会、少林会、大刀会、高跷会等。香头们遵从礼法，严格约束自己的队伍。各个花会雄壮热烈，忙而不乱，人们顶礼相让，井然有序。

将“老娘娘的銮驾”即供奉娘娘的移动神龛，从百花山顶的娘娘殿请下来，在村里供奉三天。这三天，村里花会终日不断。老人们回忆，当时有六种花会轮番过街。参加表演的叫做“在会的”，都是莲花庵本村的人。每当活动时，村里放三声铁炮（铁炮解放后被市文物局收藏）。

第一声炮响，在把子，即负责人到。第二声炮响，在会的人到龙庙院里聚齐。第三声炮响，起会，表演开始。这时街筒子里挤满了男女老少，小孩子们则早已围在了花会的前后左右。准备和队伍一起行进。一百多人的花会队伍从南头到北头开始游街表演。走在最前头的是打大旗的队伍，紧接着是四个年轻小伙子抬着老娘娘的銮驾，一步一摇，两步一晃。这时也不知老娘娘是何感觉。紧跟着是狮子会，往后依次是音乐会、吵子会、钵子会、大鼓会，最后是中幡会。

说是六个花会，其实是一个组织六种表演方式。有笙、璜、笛、箫、管子、唢呐、云锣、大鼓等各种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伴随着狮子、灯笼、花鞭、中幡等队伍走走停停边跳边唱。最严肃的是轮到钵子会时，几个年轻人手拿小彩旗跪在定点的路口，高声诵读：“那么那海落西天，紫竹林里有神仙……”等号曲。声音沉静优雅，抑扬顿挫，其他乐器和木鱼低声伴奏，其内容主要有佛教经卷、诗经读本、三国诗话等劝人向善，家庭和睦，辛勤劳动的内容。

钵子会表演完毕，紧接着就是花鞭的表演。会员们手拿缠着彩条的木棍，两人一对，一边互相敲打，一边齐声念道：“一呀，二呀，钟打连三四儿呀。三四儿五呀，牛皮鼓呀……”。说到这里时，打棍的人和围观的人都不禁哄堂大笑。往下接着打……。紧跟着就是锣鼓齐鸣，热闹异常。

最精彩的部分是最后的中幡。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肩上竖扛一根粗若碗口，高有 10 米经过专门打磨画着彩绘的木杆，山里的木杆是实芯的，要比竹竿重许多。木杆上系着彩条花带。在不是很宽阔的大街上，扛杆人用手、肘、头、胸、背等身上各个部位变换杆法。只见杆上彩带随风招展，杆和人共同变化出惊险而优美的动作。老人们啧啧称奇，年轻人羡慕不已，小姑娘们有的因为胆小，就把头扎在妈妈怀里不时地偷着看上几眼。据说，中幡的传承人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只有忠厚实在又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学习中幡的演技。因为这一技艺充满危险性，一旦不慎失误，可能伤及他人。所以，学中幡的人，必须是严谨认真，忠诚可靠。记得中幡会的最后一位传人叫张国稳，解放前后任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于上世纪 70 年代去世。

花会行进过程中，路过谁家门口谁家就可以点曲目，然后自愿给些喜钱，穷人家可以少给些，殷实人家多给些，在大家共同娱乐的同时也解决了花会的开销问题。

整个活动，也说不上来是人们借光和老娘娘一起欢乐，还是老娘娘和人们同欢同庆。总之，五月份是欢乐的月份，通过花会的形式，人们着实和神仙一起自由自在快乐了一番。

山村花会，非戏非歌，不用长声拖腔，任其抑扬顿挫。贯一身热血，展双臂绝活。击大鼓，舞幡杆，气力有加。吹唢呐，敲云锣，十指灵活。放开喉咙，直白念，如实说。手眼身法步，自有严格动作，说念作唱打，都是自在山歌。

热闹三天后，日子到了五月十七。这一天花会全体人员都要上山，老娘娘也要一起和花会队伍回到山顶的庙里。再加上村里其他信众，能上山的不下几百人，和山前其他各村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可谓是山路弯弯，步步登高，浩浩荡荡，彩旗飘扬。从村里上山的路程有 15 华里，到沙子窰、葫芦水，人们喝上几口山泉，即解渴又降温。临近山顶处，有一个地方叫穿脚石。由于当时女人都缠足，所以一路上坡，苦不堪言。到了这里，就坐在道边的石头上休息片刻并且梳理一番。梳理完毕，换上自己的新套鞋，没多远就随队伍到了庙前。

山顶上地势平缓宽阔，佛教庙和霞君庙相依而建，交相辉映，再往北不到 200 米，还有老爷庙。

当地佛教是禅宗中的北派曹山宗。道教是碧霞元君。老爷庙是儒学文化里象征忠厚正直的武圣人关云长关老爷。从寺庙的功能来看，有功德，有慈善，还有正义，洋溢着和谐友善，团结互助的氛围。

佛教庙发展到清代，被嘉庆皇帝封为“显光护国禅寺”人们简称为显光寺。娘娘庙分两处，在显光寺一左一右，分别为上娘娘殿和下娘娘殿。这样的布局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在这里体现了中国儒佛道三教归一统的文化思想。

到了庙前，花会与其他村的表演团体以及信众香客汇集在一起，互相竞技，争奇斗法。锣鼓声、吹奏声、演唱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互相交织。山风吹过，喜庆声音传出去很远很远。

人们表达着各自的心愿，抒发着各自的情感。认识的互相问候，不认识的互道姓名。摆小摊的吆喝着买卖，有人挑选着自己需要的物品。有钱的人向庙里布施财物，普通的信众向佛爷磕头许愿，也有新婚男女向娘娘求子求福。在拜过“老娘娘”后，就从庙里“偷”走一个娃娃。更有善良的人到老爷庙祈求平安。

通过庙会，老佛爷受到了善男信女的诚心祭拜。“送子娘娘”给了青年男女未来的希望，关老爷则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安慰。

在热闹中，还有不少人抽出时间，到庙宇以外的草甸林地里采摘野生的黄花、解葱、山蔓菁和蕨菜等美味可口的山珍野菜，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庙会结束后，大家带着各自的满足，回到自己的村里，按照固有的方式继续着劳作生产。

在庙会求子的青年夫妇若是在这一年里真的怀了孩子，来年就要到庙上还愿。或送钱或上供，而且，还要把当时拿走的娃娃还回庙里，有的人家也可能给庙上重新做一个更好的娃娃。

“娘娘驾”高约 1.5 米。实木雕刻，中间有隔扇门，门里有供奉老娘娘的莲台宝座，不用时，由几个大户人家轮流保管。后来在抗战时期，被进村扫荡的日本鬼子付之一炬。好可恶的日本鬼子，连一个物件摆设都不放过。

本村最后的“香头”有张国忠、陈庭堂、耿宏仁、张国稳等，上述前辈们都已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辞世而去。

现在亲眼见过花会的老人也只有寥寥数人。能够勾起人们惆怅与回忆的是：一些老人们偶尔提起当年的盛景以及村委会的库房里还存有几件陈旧的云锣、管子、唢呐、大鼓等乐器以及少量的花会行头。

受百花山上寺庙的影响，村里以花会见长，戏曲次之。在过去的年代，庙会是人们互相交流，互通有无，沟通信息的重要活动之一。在文化比较落后、政府领导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村里的花会戏曲和山上的庙会起到了教化百姓、传播历史、劝人向善、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经过了破旧立新的年代，本村这些文化内容没有得到有效的记载和传承。

任正通：原区政协干部